

躲在外國話裏

《圍城》第三章，蘇文紈誤會方鴻漸傾慕自己，於是：「蘇小姐勝利地微笑，低聲說：『Embrasse-moi!』說着一壁害羞，奇怪自己竟有做傻子的勇氣，可是她只敢躲在外國話裏命令鴻漸吻自己。」

外國話的妙用，此處可見一斑。假若方鴻漸不拒絕，那麼自然就水到渠成；萬一不願意，也能夠以語言誤會搪塞敷衍過去。

中國話太直白，一聽就懂。這就好比一個直直的死胡同，萬一碰壁了就轉不開，尷尬出天際。外國話卻不同，覆蓋一層舶來的裝飾，然如金碧輝煌的凡爾賽宮，縱出點意外，盡可假裝聽不懂或者說錯了，躲到廊柱或雕像後面。所以，躲在外國話裏，就天然多了迴旋餘地和緩衝空間，給自己預備一個喘息之機。

撇友老唐，嗜食肥腸。年少輕狂時，未嘗不以翩翩風姿自勉。某日，斗膽約心儀的女同事吃飯。對方明眸圓睜、皓齒粲然地大講了一番受寵若驚的蜜語。正在肥腸兄喜得抓耳撓腮之際，該女士行雲流水般夾出了一句「Take a rain check?」飄然遠去。肥腸兄此時當局者迷、情迷心竅，只老老實實開出一張「rain check」，哪裏還記得老祖宗的字典裏有個詞叫作「知難而退」。及至再而三、三而四，厚厚的一疊「rain check」，多過交通警手裏的「牛肉乾」，才不得不頓悟。

還有一類人，講話慣於華洋雜處，開場白照例就是：「頭先，我同Gary有個非常open的discussion。」好似一台頻道亂串的收音機。自然，非如此不足以顯示學貫中西。而且，純英文或純中文的演說，如果文辭不通，便顯而易見。但中西合璧，似乎跳躍頓挫也就不成其為問題了，恰好可以藏拙。這是「躲在外國話裏」的另一番妙用。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出門四件事，「伸手要錢」，這是個諧音梗，「伸」，身份證；「手」，手機；「要」，鑰匙；「錢」，鈔票。當我向孩子傳授這一旅行經驗時遭到了反駁：錢不就在手機裏嗎？帶手機就行啦。這話沒毛病。身份證亦有電子版，鑰匙更不用說，智能鎖應用越來越普及，開門時手機一湊就行。手機是把「萬能鑰匙」，生活裏的事，幾乎沒它打不開的。

不過，我出門尤其是出遠門還是習慣帶幾張鈔票。我稱之為「救命錢」。要是手機掉了呢？突然壞了呢？網絡失

靈了呢？各種「小概率」事件在我腦中盤旋，不揣點鈔票在身上，怎能安心出門呢？

這有習慣的相信不在少數，尤其是與我年齡相仿或年長於我人中。讀研究生時，同宿舍的老劉長我十歲，也有攜帶「救命錢」的習慣。當時手機尚未普及，也非智能，手機支付更是聞所未聞，出門帶鈔票天經地義，而標配做法是鈔票塞進皮夾子，皮夾子放進包裹或衣褲口袋，粗放豪邁的懶得用皮夾，就抓一把胡亂裝進口袋。到了老劉這兒卻多一道手續，他收好鈔票後，必再取出

救命毫毛

一兩張，或五十或一百，依目的地遠近估定，脫下鞋子，仔細把鈔票塞進鞋墊之下，再穿上，方才腳踏五彩大鈔，昂然而行。

財不露白，古有明訓，但如此重口味的藏錢法還是令我咋舌不已，於是恭敬請教。老劉神秘而自得地對我說：藏在鞋裏的錢最安全，一則掉落的機率極低，二則縱有小偷覬覦，下手難度系數也是極高的。出門在外，保不齊搞丟錢包，或自己不慎遺失，或遭「樑上君子」取走，此時鞋裏的那兩張鈔票便能救命。言語間，老劉乖巧得計之態，好

似孫猴子被觀音菩薩在腦後種了三根救命毫毛。

老劉的法子妙得緊，我卻一直沒學，原因應該是代際習慣之差異。畢竟，習慣是世界給予我們最頑固的記憶，也是我們與世界最穩固的聯繫。當然，我不取此法，或許只是一個汗腳者的自知之明。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遺憾的力量

一項針對美國四千四百多名民眾的調查發現，只有百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從不後悔。同時，高達百分之八十二的人表示，「感到後悔」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而百分之四十三的人表示他們「經常或總是會」陷入遺憾的思考之中。

《後悔的力量》(The Power of Regret)的作者丹尼爾·品克(Daniel Pink)引用以上調查，指出一個簡單不過的事實：人生充滿遺憾。但，遺憾一定是壞事嗎？社會充斥的「不要後悔」(no regret)文化真的完全有益於人生

嗎？品克認為，我們不應該污名化悔恨，而應該擁抱它。

舉例，在一八八八年四月的一個早晨，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醒來，打開報紙，讀到自己的訃聞，得知自己已死。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阿爾弗雷德的哥哥路德維希·諾貝爾(Ludwig Nobel)才是去世的人，而當地媒體混淆了兩位兄弟，刊登了錯誤的訃聞。

因為這個錯誤，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有了一個獨特的人類經驗：在活着的時候，看見世人對死後的自己之評價。

當時，訃聞寫着「死亡之商過世了」。

這個充滿批判意味的標題，源自於阿爾弗雷德·諾貝爾不是一般的科學家，而是大殺傷力武器硝化土炸藥的發明者。訃聞描述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為一個貪婪、不道德的人，指他以人類的生命作代價來積累財富，並歡慶這個「死亡之商」的去世。

若然你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你會怎樣想？你會生氣，或感到委屈嗎？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想到，若然在他真的死去後，得到世人對自己如此的評價，他會感到極度遺憾。於是，他決心

要過不一樣的生命。

八年之後，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真的離開人世，卻迎來後世對他的讚美與掌聲。在他的遺囑中，他將財富的百分之九十四成立了一系列有利於文明發展的獎項，頒發給在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和平領域為人類帶來「最大益處」的人，即無人不知的諾貝爾獎。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少年犯

東京銀座是日本首都中央的商業區，公認為世界上最繁華的地方之一。街道上的人都穿得很時尚漂亮，男的西裝筆挺，女的化着精緻妝容、穿着得體，大都拿名貴手袋。附近一帶有如名的百貨公司、售賣高奢精品的店舖和高級餐廳，如果消費得起，一定不會空手或失望而回。

耀眼的光芒令人目眩，也容易掩蓋都市發展隱藏的問題。最近銀座發生了一宗搶劫案，內情令人唏噓。本年五月八日，三名黑衣黑褲，頭戴白色面具的賊人闖入銀座一間銀行，揮刀威嚇店

員，並在十分鐘內搶走逾一百隻總值約一億日圓(約值五百八十萬港幣)的名錶，然後乘早已泊在店外的汽車逃去。日本警方當晚迅速破案，過程不費吹灰之力，因為賊車在附近找到，更在不遠處抓到四名承認涉案的青少年，分別只有十六至十九歲，有人沒上學，報稱無業。被捕時，他們沒反抗，一人攀上了陽台圍欄，但經警員簡單勸諭就束手就擒。由於並未起獲所有贓物，因此懷疑他們只是受僱打劫的傀儡。

這事令人想到，近年世界各大城市都有犯罪組織蓄意招攬青少年出手犯

案，不少活於繁榮地區的年輕人，沒有將時間用於學習和培養正常興趣之上，而是離開學校、游手好閒、一心只想賺快錢享受生活，而且會為了不多的報酬販毒、搶劫或勒索。日本就有網絡上所謂的「黑暗招募」，開宗明義找入世未深與思想簡單的青少年，以判刑不重、即日付酬、高薪副業為餌，引誘年輕人成為犯罪分子。

明明政府也提供免費教育，為什麼新一代卻有人無法身處光明燦爛的路途，還甘願落入暗黑之手，明知犯法也願鋌而走險？是社會、教育，還是家庭

出現問題？莫非習慣性的社會穩定，會讓人不知不覺間將社會問題視若無睹？就像案發當天的銀座，縱然街道上熙來攘往，許多人卻對店舖中門大開，有人搶掠的過程視若無睹，如常地來去匆匆。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王居正《紡車圖》

後天，五月十四日，就是母親節了，預祝天下所有的母親節日快樂，身體健康。現代人會通過各種方式向母親表達感謝和祝福，古人也不例外。今期「館藏擷英」與讀者一起賞文物、悟親情，通過傳世畫作中的動人場景，感受質樸、深沉的母愛。

在中國傳統藝術裏，母親慈愛、母子溫馨的畫面一直是令人喜愛的藝術題材，北宋王居正繪《紡車圖》卷(附圖，局部)就是這樣一幅作品。此作絹本設色，縱二十六點一厘米，橫六十九點二厘米。這幅畫於元朝時



被書畫家趙孟頫購得，後被定名為《紡車圖》。近代則歸張大千所有，畫幅後隔水(即畫心與拖尾間的間隔)有張大千題跋。二十世紀五十年

代，國家從香港將此畫購回，旋即入藏於故宮博物院至今。

畫面表現的是北宋時期農婦戶外勞動的場景，其中勞動中的媽媽形象尤為令人印象深刻。坐在紡車前的母親，一手抱着吃奶的孩子，一手紡搖着紡車紡線，圍其左右的則是正在逗蛤蟆的童子和在紡車邊撒歡的小黑狗。他們背後是虬曲的老樹，似乎還能聽到微風吹過枝葉，為辛勤勞作的母親帶來一絲清涼。畫卷另一端還有一位彎腰偻背、雙手拉着線團的老嫗，兩人之間是大段的空白，被正在

紡織的線連繫起來，讓畫面有動態的勞作感。全幅主題突出，構圖巧妙，人物彼此間聚散自然，神韻相通。

畫中的女性形象，沒有嬌美相貌、窈窕身姿，她僅僅是生活中最為普通的婦女，但畫家王居正卻通過不加美化的創作手法，體現了媽媽們的辛苦和樸實無華的美——右手轉紡車，左手抱娃，媽媽是個能幹的「超人」啊！



館藏擷英 周雅

逢周五見報

去年英國六十家公司參與了一項試驗：六個月內員工每周工作四天、每天工作八小時。六個月後，百分之九十的公司決定推行一周工作四天的模式。其他公司也表示，每周工作三十二小時讓員工身體更健康、工作效率更高。一周上班四天，工作時間縮短，工資不變，員工支持不足為奇，但老闆為何也贊同呢？一來，想要四天內完成原來五天的工作，必須提高效率，不浪費時間，不再舉辦不必要的會議。員工因此反省現有工作方式，優化程序，促進企業進步。二來，一周只上四天班，給員工提供更多個人時間和成長空間，有利於他們的身心健康。員工也因此對僱主更忠誠，離職或缺席者比例大減，為公司省了成本、費用。

當然不是所有行業都適合採用一周四個工作日的制度。有的小公司本就用工緊張，無法一周擠出一天時間不工作。也有的行業強調同事間緊密合作，無法改為一周工作四天。確實，目前實行一周三十二小時工作制度的大多數是白領行業和提供服務的公司，製造業或藍領工種較少。醫護人員如果一周工作三十二小時，就需要額外僱員負責第五天的事務。有的老闆也不支持這種「變相加薪」的做法。

據說，荷蘭十五年前就開始實施一周四天工作制了，結果工作效率高，員工心情好，唯一缺點是和德國、法國工人比較，他們的收入越來越落後，逐漸引發荷蘭打工人的不滿。在世界發達國家的公民中，美國人算得上工作最勤奮，休假最少的。但疫情期間的經歷也讓企業重新考慮，願意試行一周工作四天的制度。長期效果如何，我們拭目以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呼喚「鄉土味」

也許是住慣了大城市，渴望小鄉村的寧靜；也許是見了太多人世無常，逐漸嚮往一種安寧的生活方式，近年愈來愈多鄉土、鄉村有關的影視劇和綜藝節目，吸引觀眾追看。

此類電視劇和綜藝沒有跌宕驚險的情節，卻有充滿情感的細膩設計，以及美麗的自然風光，觀眾追看的過程中，很容易就產生了代入感。

比如今年初開播的內地劇《去有風的地方》，上月於海外某串流平台播出，劇中淳樸的民風，也打動了海外觀眾。不少觀眾認為，電視劇很治癒、很溫馨，當中的家庭戲份也拍得十分動人，對劇集的拍攝地——雲南大理，可謂心嚮往之。且劇中人回歸自己的鄉土故鄉，在鄉村找到謀生方式，振興當地旅遊業，亦令觀眾隨着角色命運，開啟了希望之旅。

最近正在播出的一套綜藝《種地吧》，更是直接將選秀綜藝與鄉村種地融為一體。觀眾跟隨幾位演員種地的經過，感受到了一種真實的耕種體驗，也更明白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除卻展示人與鄉土之羈絆，這類節目在熱播的同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帶動當地的文旅業發展，並揭示一種代際之間的人文傳承，也是一種喜聞樂見。

與之相較，香港創作者較少涉獵此類題材，有人說，香港快節奏生活，怎會容得下鄉村的「慢生活」，更遑論以鄉土為題做創作。其實不然，此前，筆者就去了位於新界東北的百年客家村落梅子林，還曾前往上水古洞村參加觀音誕，眾人濟濟一堂，拜觀音、搭戲棚、舞獅、食盆菜，都在傳承香港百年鄉村文化。

所以說，香港並非沒有村落，背後的故事也並不少，只是需要有心人的挖掘，才能喚起那離我們漸行漸遠的「鄉土味」。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駱駝紅綠燈

剛剛告別的「五一」假期，讓敦煌鳴沙山月牙泉景區的「駱駝紅綠燈」一炮而紅，這款內地首個以動物為圖案的紅綠燈，主要是疏導駱駝和行人有序分流，沒想到意外地成為遊客們爭相打卡的熱點。萌萌噠的「駱駝紅綠燈」，網友點讚其創意的同時，不禁心生疑惑：駱駝專用的紅綠燈，駱駝看得懂嗎？

今年「五一」是走出新冠疫情之後的首個黃金周，內地高達二點七四億人次「報復性出遊」，以致大江南北幾乎所有的景區都是「車如潮水馬如龍」，遊人摩肩接踵。遠在西北的鳴沙山月牙泉景區亦迎客流高峰，五月三日接待遊客二萬九千餘人，創景區單日接待遊客的最高紀錄。

在鳴沙山月牙泉景區，最受遊客歡迎的項目是騎着駱駝在沙漠行走，前往大漠深處一覽清泉——月牙泉。由於遊客倍增，景區現有的二千四百多隻駱駝供不應求，甚至出現「塞駱駝」奇景。為維持交通秩序，景區推出沙漠限定紅綠燈，燈上的圖案替換為駱駝，「紅燈駱駝停，綠燈

駱駝行」，井然有序。至於網友們好奇的駱駝能否看懂紅綠燈的問題，據目測十之八九是看不懂，不然每次紅燈亮時，若非有牽駝人勒緊繩索，行進中的駱駝輕易不會放慢或停下腳步。

動物紅綠燈也有先例。在俄羅斯西部的加里寧格勒州，有一座名為Zelenogradsk小城，當地居民都是愛貓一族，不僅在城市街頭樹立貓咪雕像，二〇一九年還將城市交通燈的「行人」換成了貓咪圖案，紅燈時出現的是貓咪坐姿，綠燈時出現的是貓咪步姿，「貓咪紅綠燈」一時名聲大噪。可惜，因不符交通法規，「貓咪紅綠燈」使用沒多久就被迫「下崗」，被移至公園製成「復刻版」。有網友留言：「這到底是要給人看還是給貓看的呢？」



萌宠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